



文化百科系列



主编：萧枫

二十五史智慧精華

第一卷

西安出版社

中國歷史文獻叢書



二十五史智慧精華

第一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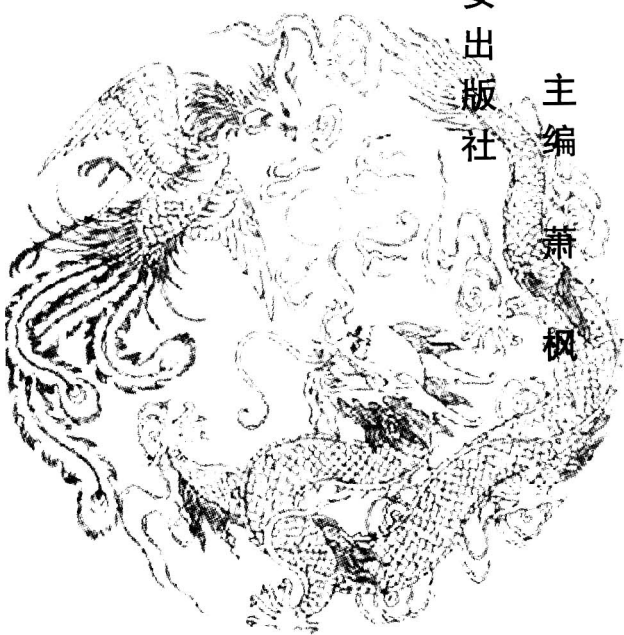
中國歷史文獻叢書

二十五史智慧精华



主编 萧枫

西安出版社



目 录

史 记

《史记》概论	(3)
--------------	-------

·政 略·

秦国统一天下	(14)
张良谏阻复六国	(14)
高祖封功臣	(16)
武帝远虑杀夫人	(17)
轩辕黄帝定华夏	(18)
尧禅让天下与舜	(19)
乐工优孟说楚王	(19)
皋陶论天子之德	(21)

·御 人·

天下明德自虞帝始	(22)
毛遂自荐	(23)
孔子会齐侯	(25)
冯唐举贤	(26)
萧何月下追韩信	(28)

五穀大夫百里奚	(29)
---------------	------

汉文帝好德	(30)
-------------	------

·法 制·

宽民省禁废肉刑	(31)
商鞅立木示信	(32)
萧规曹随	(32)

·军 事·

司马穰苴军纪严	(33)
孙武演兵	(35)
马陵之战	(37)
田单复国	(38)
信陵君窃符救赵	(40)
萧何镇国抚民	(43)
韩信陷于死地而后生	(44)
周亚夫治军	(46)

·德 操·

武帝兴农治水	(47)
鲁相不“吃”鱼	(49)
舜帝以善报恶	(49)

汉武帝长陵认姊	(50)
代王难辞众请	(52)
张良拾履	(52)

传世故事

赵武灵王变法	(54)
匈奴王大破东胡王	(56)
刘邦封仇平怨	(56)
汉武帝分地削藩	(57)
汉景帝平乱	(58)
吕后专权亲政	(60)
秦穆公不以成败论英雄	(61)
平原君为得士杀美人	(62)
孟尝君得鸡鸣狗盗之助	(62)
冯谖客孟尝君	(63)
秦昭王拜相	(64)
始皇登门谢罪重用王翦	(66)
管鲍相知	(67)
晏婴知人善任	(67)

汉 书

《汉书》概论	(71)
--------------	------

·政 略·

丙吉问牛	(79)
世风日下	(79)
防患于未然	(80)
王凤谏成帝赐书宜慎	(81)
亲家之争	(81)
汉武帝托孤	(84)

·御 人·

霍光评相	(86)
女使冯夫人	(87)
苏武归汉	(87)

昭君出塞	(88)
汉王责项羽	(88)
蒯通荐贤	(89)

·法 制·

胡建斩军御史	(91)
张释之执法刚直	(92)
严延年审案	(93)
不敢窥长安	(94)
盖宽饶劾少府	(96)
真假太子	(96)
赵广汉威名远扬	(97)

·军 事·

穷寇莫追	(99)
李陵无援降匈奴	(100)

·理 财·

卜式分财	(103)
黄金满赢 不如一经	(104)
死者不知 生者不得	(105)
渤海人卖剑买牛	(106)

·德 操·

江充自取灭亡	(108)
士无不可容	(110)
扬雄的品性与才德	(111)
万石严嫗	(111)
前有召父 后有杜母	(112)
丙丞相大德不言	(113)
叶落不归根	(114)
王陵母以身教子	(114)

传世故事

汉元帝不省法度	(115)
汉昭帝诛杀燕王旦	(116)
汉成帝以旌直臣	(118)
刘邦用叛将不疑	(119)

后汉书

《后汉书》概论 (123)

·政 略·

- 韩棱阻止称“万岁” (130)
- 与宦之争 (131)
- 刘盆子称帝 (135)
- 贤德马皇后 (137)
- 袁安辅政 (139)

·御 人·

- 汉明帝不任亲 (143)
- 班超智勇降两国 (143)
- 只愿生入玉门关 (146)

·法 制·

- 虞延执法不避权贵 (148)
- 光武不究通敌者 (150)
- 钟离意治狱有奇法 (152)
- 寒朗争冤 (153)
- 徐璆严惩贪污犯 (155)

·军 事·

- 大树将军 (156)
- 光武平叛 (156)
- 吴汉兵讨公孙述 (158)
- 耿弇一石二鸟 (159)
- 耿弇攻城 (160)
- 冯异大败行巡军 (161)
- 刘秀赚谢躬 (162)
- 度尚烧营破敌 (163)

·理 财·

- 赵咨遗书俭葬 (165)

·德 操·

- 卓茂让马 (168)
- 为学不仕 (170)
- 贾逵确立《左传》学 (171)
- 汉明帝尊师 (174)
- 郑玄专心学问 (176)
- 严子陵归隐富春山 (180)
- 冯鲂不弃亡者 (181)
- 郭伋不失信于儿童 (182)
- 马援不做守财奴 (184)

传世故事

- 汉章帝革除酷刑 (185)
- 曹孟德借刀杀人 (186)
- 刘秀忍辱负重 (187)
- 邓太后重教督学 (188)
- 汉桓帝拒虎纳狼 (188)
- 汉光武帝偃武修文 (190)
- 汉光武帝用人不疑 (190)
- 汉明帝以才用人 (191)
- 第兴先不畏强 (192)
- 汉桓帝以正治邪 (193)
- 汉章帝抑制外戚 (194)
- 郭躬依法治罪 (194)
- 梁商不以权势凌驾法纪 (195)
- 周纡从严治法 (196)
- 官渡之战 (197)
- 略阳之战 (199)
- 樊重工于心计 勤劳持家 (200)

三国志

《三国志》概论 (203)

·政 略·

- 董卓乱天下 (210)
优游风仪的简雍 (210)
荀彧论敌我之优劣 (211)

•御 人•

- 古之大教 在通人情 (212)
徐邈嗜酒 名见青史 (214)
曹操论事 (215)
刘备许汜论陈登 (215)

•法 制•

- 王修执法与为人 (216)
人能有改 乃至于是 (217)

•军 事•

- 张飞义释严颜 (218)
锦囊妙计 敌至乃发 (219)

- 曹操反间破马超 (221)

•理 财•

- 魏文帝反对厚葬 (222)

•德 操•

- 宝货仓库 国家之有 (224)

传世故事

- 司马懿使诈骗曹爽 (226)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227)
曹操诈术世无双 (228)
孔明废李严为民 (229)
太史慈知恩图报 (230)
吴主知错求谏 (231)
曹操重用郭嘉 (232)
用人须有人加以平衡 (233)

史 记

《史记》概论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时期杰出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著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和第一部传记文学名著。《史记》一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余字，记人叙事上起传说中的黄帝，到西汉中期的武帝，囊括大约三千年的历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崇高的史德、卓越的史识、精湛的编纂体例，开创了中国的历史学，并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章。

一

《史记》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自传。在这篇自传中，司马迁将其始祖追溯到颛顼时代的重、黎。颛顼任命南正重主管有关天的事务，任命火正黎主管有关地的事务。世代相传，历经唐、虞、夏、商，到周宣王时成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任周朝史官，到东周惠王、襄王时去周适晋，此后便

分散在卫、赵、秦等国，司马迁便是居秦一支的后裔。秦惠文王时，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伐蜀有功，做过蜀郡守。秦昭襄王时，司马错之孙司马靳为武安君白起部将，与白起攻打赵国的长平，坑杀赵军，后与白起被逼迫自杀。秦始皇时，司马靳之孙司马昌曾任主铁官。至汉初，司马昌之子司马无泽做过长安街市的市长。司马无泽之子司马喜曾任五大夫。司马喜之子司马谈为汉太史令，掌天官，重操祖业，他便是司马迁的父亲。

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精通天文历法、阴阳顺逆，崇尚黄老之学，谨奉太史职守。《自序》所载《论六家要旨》精辟阐述阴阳、儒、墨、法、名、道德六家学说的核心思想，对前五家既有肯定也有批判，唯独对道家推崇备至，试图以道家融合诸家。司马谈的学识、思想和修撰史书的宏愿对司马迁有着巨大的影响。司马迁追溯其“世序天

地”、“世典周史”的古老家世,落脚点便在于父子重操祖业,以继承孔子修《春秋》自诩,这是他顽强著述的主要动力之一。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一般认为,他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他的一生大致与汉武帝相始终。

司马迁的表字、生卒年俱不见于《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字“子长”见于扬雄《法言·寡见》,生年至今有两说。《自序》中说:“(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司马贞《索隐》引《博物志》说:“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司马谈卒于元封元年(前110年),三年后为元封三年(前108年),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则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自序》说:“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张守节《正义》案语说:“迁年四十二岁。”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为四十二岁,由此上推四十二年,则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两种说法相差十年。近代的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提出中元五年说;1944年,李长之的《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提出建元六年说;1955年,郭沫若的《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也持建元六年说。此后两说并存,文史教科书多采用“中元五年说”。王国维认为司马迁的

卒年难以考证,“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便成了没有定论的定论。

《自序》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据说龙门为大禹治水所凿,《尚书·禹贡》有“导河积石,至于龙门”之语,司马迁乐于自称。黄河龙门在今陕西韩城市与山西河津县交界之处,司马迁便诞生于陕西韩城市。少年司马迁曾在这里耕作放牧,诵读古文,禀受天地自然的精华。奇险灵秀的长江西陵峡畔产生了伟大的屈原,雄浑壮美的黄河龙门之滨孕育了伟大的司马迁。

司马迁诵读的古文(籀文),有《左传》、《国语》、《世本》、《尚书》、《春秋》等书。他既能诵读古文,今文(隶书)自当通晓。文中当有不少疑难,所以后来求教于孔安国、董仲舒。《汉书·儒林传》说:“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自序》阐释《春秋》宗旨,称“余闻董生曰”,裴駰《集解》引服虔曰:“仲舒也。”这两处明文记载司马迁与董仲舒、孔安国的关系,不过求教问故而已,并非正式的师徒授受。《史记》、《汉书》条列经学源流,并没有提到司马迁师承何人。所以,可以认为司马迁是自学成才,正如孔子之无常师。然《史记》阐释《春秋》多按照公羊派的释义,引用《尚书》多采古文家之说,表明董仲舒、孔安国对司马迁

影响极深。

二十岁的司马迁已是深养厚蓄的饱学之士,于是他“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厄困鄆、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这次游历足迹遍及长江、黄河流域。此后,司马迁做了郎中,常常随驾巡行,游历颇多。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迁三十五岁,奉命出使巴、蜀以南,到过邛、笮、昆明。司马迁的游历对写作《史记》影响极大。他实地考察,印证古籍的记载;搜集资料,弥补文献之不足;瞻仰古迹,凭吊前贤,引发对先哲的无限崇敬;接触现实,体察疾苦,激发对人民的深切同情;观览名山大川,奇景异物,陶冶性情,激发灵感,抒发胸怀而为文,形成雄深雅健,逸气纵横的风韵。所以后人以“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来赞誉司马迁的成就与渊源。

司马迁出使巴、蜀归来,便在洛阳接受了父亲的遗命。司马谈临死之前拉着司马迁的手谆谆告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并说,完成论著便尽了最大的孝道!司马迁俯首流涕回答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司马谈逝世之后,三十八岁的司马迁果然继任太史令。于是“緡史记石室金匱之书”,整理史书记

载及国家藏书,准备写作。继任太史令的第五年为太初元年(前104年),四十二岁的司马迁倡议主持了太初改历,使用《太初历》。《太初历》很精确,后世除极少数王朝外,历代都沿用这一历法。此后,司马迁正式投入《史记》的著述。

司马迁并不是奉诏修史,无意为当朝粉饰升平,歌功颂德。他的著述是要“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司马迁抨击汉武帝的政治,揭露汉武帝迷信神仙方士的愚蠢,因而触怒汉武帝,汉武帝迟早都会迫害司马迁。《三国志·王肃传》云:“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下迁蚕室。”这与《西京杂记》《汉书旧仪注》记载相似,是汉魏学人的可信之说。今本《史记·孝武本纪》抄自《封禅书》,多写汉武帝迷信神仙方士,不失原意。

天汉三年(前98年)司马迁四十八岁,因李陵事件而遭受腐刑。李陵事件始末,详见于《汉书》的《李广传》和《司马迁传·报任安书》。汉名将李广之孙李陵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独率五千步卒,遭遇匈奴八万骑兵,浴血奋战,兵败投降,“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司马迁与李陵素无交往,观其为人,察其形势,认为李陵是不得已而降,“且欲得其当而报

汉”，于是称说李陵之功，为之辩护。汉武帝大怒，以为司马迁诋毁李广利，授意狱吏定司马迁为诬罔君上的死罪。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为了完成伟大的著述，被迫接受宫刑，肉体和精神被严重摧残。蒙受奇耻大辱，迫使司马迁重新审视现实。这灾难不仅磨砺了他发愤为作的意志，而且增强了著述的批判精神。

司马迁出狱后，被任命为中书令。他忍受着极端的痛苦与愤懑，完成了《史记》的创作。

二

《史记》产生于儒学独尊的西汉中期，起初“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并未即时流传于世。杨惲为昭帝丞相杨敞之子，自幼喜读外祖父司马迁之书，他是《史记》的第一个传播者。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太史公记》，或径称《太史公》。书中多次出现“史记”一词，都是泛指史书记载。直到唐朝编撰《隋书》才正式把《史记》列为书名。

今本《史记》一百三十篇，与《自序》相符。《汉书·司马迁传》云：“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魏人张晏注：“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

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自序》文末司马贞《索隐述赞》亦云：“惜哉残缺，非才妄续。”这位褚先生名少孙，是西汉元帝、成帝年间的博学之士。他崇拜司马迁，珍爱《史记》，为续补《史记》缺文，多方搜集资料，尽量揣测原意。凡续补之处大都标明“褚先生曰”，容易识别。续补内容基本符合原意，文辞笔法也有可观之处，如《滑稽列传》的“西门豹治邺”就颇为精彩。续补之文虽与原著存在差距，但也并非不可读。

《史记》的注释始于六朝而盛于唐。旧注流传至今者唯三家最为著名：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三家注原本分别流传，北宋时合为一刻，将注释散列于正文之下。三家注虽然体例相近，但内容各有所长，《集解》广征博引，《索隐》探幽发微，《正义》详于地理，然而疏解正字始终是各家的重点。三家注补充了大量史料，纠正原著舛误，且《索隐》、《正义》对《集解》、《正义》对《索隐》，都有不少补充和纠正。三家注虽有不少缺点错误，但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史记》的一百三十篇，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史记》五体是一个完整

系统,明确分类,彼此互补,相得益彰。十表是国家大事记,有世表、年表、月表之分,明确划分历史阶段,扼要概括历史内容,创立了统计学的历史文体。八书是文化、经济诸项的分类史,包括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全面叙述了各种社会制度的发展变革。本纪、世家、列传属于人物传记。本纪记帝王,世家记诸侯,列传记帝王、诸侯以外的名人。司马迁重视客观事实,名号并非唯一的划分标准。项羽、吕后实际行使帝王之权,因而立为本纪;孔子定六艺垂仪后世,陈涉反暴秦首难有功,因而把孔子和陈涉并立为世家;汉惠帝仁弱如傀儡,虽在位七年,《史记》也不予专载。这是求实精神的体现,与爱憎褒贬没有必然的联系。《史记》五体以本纪和表为经,以书、世家和列传为纬,交织成疏密有致的历史网络,纵向贯通西汉以前各个历史时代,横向统摄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各种行业,反映的社会面极其广阔,因而《史记》既是以人物为中心的通史巨著,又兼具百科全书性质。

先秦时代的史书有文诰、编年、国别、谱谍等体例,司马迁的《史记》不但广泛运用了先秦史书的材料,而且适当借鉴了先秦史书的体例。《史记》五体有创新有变革,创制多于因革。系统的纪传体显示出非凡的优越性,先秦史书诸

体便相形见绌,效仿《史记》者遂日益增多。《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齐书》、《魏书》等,虽对《史记》五体有所变革,但全用纪传体。唐代国势强盛,文化繁荣,初唐时期就在禁中开设史馆,修撰前朝国史。所修晋、隋之间的八部史书,也全用纪传体,从此纪传体便成为历代正史的固定体例。《隋书·经籍志》设立史部,以《史记》为正史之首,自此宣告了《史记》对《春秋》的独立,确定了《史记》在史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史记》指导了中国二千年来正史的修撰,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逐渐溶为洋洋大观的二十四史,近三千八百卷,是世界史著海洋中最长的,而《史记》首开其先。

三

司马迁生活于诸子思想大融合的氛围中,自幼深受儒、道思想的熏陶,他的“一家之言”具有非儒非道,亦儒亦道的特征,这一特征贯穿于整部《史记》的内容。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体现为儒道互补:向往大同世界,排斥小国寡民;推崇无为而治,摒弃繁文缛礼;融合儒道尚德精神,抨击汉武帝诸项弊政。

《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说:“何谓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礼

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春秋》的宗旨是尊崇统一，儒家的理想是大同世界。战国晚期儒者基于封建宗法思想，为新的统一提供依据，遂记载自黄帝至周代诸侯姓氏世系，编成《帝系》、《五帝德》。司马迁择其雅言，写入《史记》，用同一血统说将华夏各族统一于黄帝旗帜之下，热情描述尧舜禅让，以十二本纪为纲，统理上下三千年，扩充发扬了大一统精神。春秋五霸争夺盟主，战国七雄逐鹿中原，秦始皇兼并诸侯，汉武帝推恩削藩，是追求和维护统一，司马迁皆予以肯定；汉初功臣造反，惠帝时诸吕篡权，景帝时吴楚七国作乱，武帝时淮南衡山谋叛，是酝酿和制造分裂，《史记》皆予以谴责；揣测项羽为舜之苗裔，宣扬刘邦是龙的传人，表明他们都可以统一天下。

《货殖列传》序云：“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道家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实质是分裂倒退到原始社会。司马迁指出这是堵塞人民的耳目，于当世行不通，显然是对道家政治理想的批判。

然而，司马迁却极力推崇黄老无为而治的政治方略：尚简易，黜繁缚；贵卑议，忌深文。《秦本纪》

记载由余论治，将中国之乱归咎于诗书礼乐法度，赞赏戎夷之治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鲁周公世家》比较齐鲁之治，太公因俗简礼，伯禽变俗革礼，周公于是有“北面事齐”之叹。《齐太公世家》表彰太公之治，顺应自然，发展经济，人民归附，蔚为大国。《管晏列传》称誉管仲之治，论卑易行，因俗为政。“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知予之为取，政之宝也”。顺应自然规律，贯穿辩证思想，正是黄老特征。《汲黯列传》中的汲黯是黄老学派的典型，武帝时的持不同政见者，也是司马迁的代言人。汲黯正直少礼，清静无为，揭露公孙弘、张汤之流的奸诈残忍，面责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切中要害，淋漓尽致。《孝文本纪》刻划理想的有德之君，文帝无为而治，兼具民本思想，是儒与道政治方略的结合。《孔子世家》充满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意，但却借助晏子批评孔子的繁文缚礼，谓“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恰与《货殖列传》批评老子相映成趣。这些显然是道家思想的体现。

《酷吏列传》序云：“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

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司马迁并引孔子、老子两家，求同存异，以尚德观点为理论依据，抨击汉武帝的四大弊政：尊儒、重法、兴战、争利。《循吏列传》中的循吏奉职循理，不尚威严，便民安民，惠爱百姓，恰与酷吏形成鲜明对比。《游侠列传》序引庄子放论：“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仁义存。”撕去当朝虚伪的儒学装饰，推许闾巷布衣之侠，“捍当世之文网”，寄意深远。司马迁还将陈涉起义与汤武伐桀纣、孔子修《春秋》相提并论，显示出顺民心反暴政的儒家精神，即孟子所谓“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司马迁的哲学思想体现为儒道互补：主导方面是道家的宇宙观和朴素辩证法，总体意识未能摆脱春秋公羊学。他融合儒道人生哲理，形成了更为进步的人生观。

《论六家要旨》认为自然万物起源于混混冥冥的元气，元气产生万物之前没有一定的名称。“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返”。

《史记》力求用人事说明人事，力避用天道解释社会。《项羽本纪》引老子观点批评项羽“自矜功伐”，指出“天亡我”之说极其荒谬。《伯夷列传》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之说提出质问：“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蒙恬列传》认为蒙恬

错在阿意兴功，苦毒百姓，“何乃罪地脉哉”！《封禅书》和《货殖列传》是两篇闪烁着唯物主义光辉的杰作，前者以纪实的手法，揶揄的笔调，讽刺鬼神之道的荒诞和汉武帝迷信神仙方士的愚蠢，实则宣扬无神论；后者夹叙夹议，完全撇开有神论，单从经济发展的角度阐释社会现象，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然而司马迁的哲学思想与儒家春秋公羊说有不解之缘，始终存在着唯心的一面。《天官书》常常将星象与人事相比附，认为某些星辰的出现和变化会造成人类的祸福。《史记》有不少神灵怪异的描述。《史记》每遇难以解释的历史现象，便归于天命：“此非天哉！”“此亦天授！”“岂可谓非天乎！”表明司马迁虽然力图反对天道论，但始终未能摆脱天人之学。

司马迁鄙视汉儒的势利，不取庄子的消极，其人生观的主旋律及是先秦儒家积极进取的阳刚精神，而以黄老抱朴守拙的阴柔特质为基调，讲究以进取为前提的谦让，是一种有机的结合。

司马迁的进取精神体现在崇尚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落脚为一个“名”字。陈涉首难，“死即举大名耳”；伯夷死义，“得夫子而名益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伍员“隐忍就功名，名垂后世”；信陵君礼贤下

士，“名冠诸侯”；蔺相如退让廉颇，“名重泰山”；刺客荆轲等“不欺其志，名垂后世”；游侠郭解等“修行砥名，名不虚立”。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著书，也因为牢记着孔子遗训：“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司马迁提倡谦虚退让，反对自矜功伐，注重于一个“让”字。《史记》五体开宗明义之篇俱以“嘉让”为主题。《五帝本纪》尧舜禅让，《吴太伯世家》太伯、仲雍、季札让位，《伯夷列传》中的伯夷、叔齐让国，《三代世表》《礼书》也以让为先，这就奠定了臧否人物的基调。《史记》表彰循吏“不伐功矜能”，游侠“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肯定曹参、张良、陈平等入明哲保身，批判殷纣、秦始皇伐功矜能，指责项羽、韩信自矜功伐，都是这种基调的反响。

司马迁的生死观也体现为儒道互补。司马迁既重视生命的存在，更重视生死的意义，以实现人生价值为原则，不为节操而死，不为天年而生，主张生则顽强，能屈能忍，发愤为作；死则壮烈，死得其所，视死如归。这种生死观在评论伍子胥、蔺相如、魏豹、彭越、季布、栾布时阐述得精辟而透彻，而他自己更以西伯、仲尼、屈原、左丘明、孙臆、吕不韦、韩非及《诗经》作者发愤为作的事例鞭策自励，完成《史记》的创作，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司马迁的生死观比儒、道两家

的生死观更为进步。

四

秦汉时期文学的概念很笼统，或泛指学术或特指儒学。司马迁为文学家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人立传，收录评论他们的文学作品，形成了卓越的文学观。他注意到文学具有讽喻、教化、怨刺等功用，认为作家的人格和作品的风格具有统一性，提出了著名的“发愤为作说”。司马迁以毕生精力创作了中国第一部传记文学名著，形成了明晰的美学意识和独特的审美情趣。《史记》具有阳刚、悲壮、朴拙、含蓄之美，富于浓郁的悲剧气氛和抒情色彩，其传记文学的艺术成就令人叹为观止，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的人生是一幕悲剧，人生悲剧促使他严肃地探求历史人物在社会中的处境和作用，面对灾难和死亡作出哲学和艺术的思考，提炼出深刻的悲剧主题。《史记》中的悲剧作品超过三分之二，悲剧人物达一百多位，其余的作品和人物也程度不同地具有悲剧色彩，一些大规模屠杀和集体自杀虽着墨不多，却有力地点染了悲惨的历史背景，《史记》确是一部悲剧总汇。

《史记》中的悲剧以讴歌悲剧英雄为主，与司马迁人生哲学中崇尚“三不朽”的主旋律极为契合。